

中国经济哲学评论

Chinese Economic Philosophy Review

2018 · 金融化世界专辑

● 主编 / 张雄 鲁品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中国经济哲学评论

Chinese Economic Philosophy Review

2018 · 金融化世界专辑

● 主编 / 张雄 鲁品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编 委 会

主 编 张 雄 鲁品越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钦荣 许全兴 陈先达 李景源

余源培 庞元正 陶德麟 唐凯麟

主 办 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

主编寄语

时光荏苒，岁月如飞。《中国经济哲学评论》自 2004 年出版以来，至今不期忽忽已历经 14 载，其间我们先后出版了《货币哲学专辑》、《资本哲学专辑》、《财富哲学专辑》、《政治经济学批判专辑》、《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专辑》，加上本辑《金融化世界专辑》，总共六辑。我们说过，这一本本凝集着全国学界同仁心血的论文集，犹如我们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探索的阶梯，记录着我们一步步探索真理的足迹，也是我国经济哲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的心路历程。回顾这六期的主题，我们对经济哲学的探索主题在现实经济范畴与经济学理论这条线上展开。而对现实经济范畴的探索主题，正是现代社会经济系统的历史趋势的思想映照。

首先是货币哲学的探索，它是对现实世界的“货币化”的思想映照。所谓“货币”乃是作为人与人的起源与相互服务的劳动之关系的价值的符号，货币数量的背后是抽象劳动的数量，也就是为他人服务的社会劳动量的符号。人世间事物林林总总，多如繁星，平凡如日用百货，复杂如人身价值，其间具有质的差异，不可通约。然而任何事物只要通过市场进入交易之时，则立刻转化为货币，统统由货币数量来度量。事实之间质的差异倏然消失，只留下同一货币数量之差别，统统用货币数量来标示。数量相等之物，在经济活动中被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无差别之物。不可公度之质变成了用同一货币量度之量。甚至人的身份地位，也有了“身家×亿”之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

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而这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正是用货币数量量度的自由。这个过程，就是世界的货币化。货币哲学就是对货币的本质和“世界的货币化”历史过程的本质的哲学探究。

在此基础上对资本哲学的探索，则是对现实世界的“资本化”的思想映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所谓“资本”，乃是货币与生产要素相结合的产物，也即投入生产过程中追求自身增殖的剩余劳动价值，它是以生产要素为载体的社会关系力量。这二者的婚姻使劳动价值具有了繁殖能力——通过支配劳动者的劳动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追求自身增殖的扩张性，使它不断地把世界资本化，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卷入资本扩张的循环圈中：把人资本化为“可变资本”（可以繁殖新增剩余价值的资本），把土地、机器等生产资料资本化为“不变资本”。而在把本国的人与物资本化之后，资本扩张到国外，把全球的一切都变成资本的载体和资本的支配对象。资本权力甚至逾越了经济领域，而把政治也资本化了——通过政党和选举制度而转化为政治权力。我们的“资本哲学”正是对资本的本质与“世界的资本化”的历史过程的哲学探究。

而货币化与资本化的基础则是社会财富。货币的力量来源于生产财富的劳动所创造的社会关系，来源于它作为这种社会关系（价值）可以支配物质财富，因此货币所拥有的社会力量说到底就是财富对社会的力量，它起源于人对财富的依赖性。世界的货币化，是将一切财富置于货币力量的支配之下，而且通过财富来支配非财富的各种事物和社会关系。离开财富及其对人的作用，货币所代表的社会关系就不再是现实的社会关系，从而沦为一张废纸，不再是货币。同样，资本的力量来源于它以生产要素为载体，并且能够支配生产要素来生产财富。世界的资本化，是将一切自然物与社会物都置于资本力量的支配之下，成为资本实现自身增殖之工具。资本离开财富，便是虚拟的游戏工具，不再是资本。因此，财富哲学，说到底探索财富的本质，以及财富与货币与资本的关系，财富与世界的货币化与世界的资本化的关系的哲学探索。

而在对货币、资本、财富的哲学探索的基础上，我们分析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即分析了由这三者

交织而成的市场经济形态，分析了关于它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现在，本辑将经济哲学的探索主题，引回到现实的经济范畴之中，这就是最高的经济范畴——金融。

从词源学意义上讲，“金融”（finance）一词与“结束”（finish）一词词根相同，其原意为“最后的清算”。而在中文的语境中，“金融”意味着对货币、资本和财富的融通。我们的经济哲学讨论主题进入“金融哲学”，也就意味着经济哲学的“结束”，也意味着它们的融通，因此《中国经济哲学评论》的第一大单元，至此也就意味着到了“最后的哲学清算”的时刻了。因此，此期《金融化世界专辑》在经济哲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金融哲学”首先意味着对先前所有的经济哲学研究进行“经济哲学的最后清算”，从而内在包含着以往所有的经济哲学研究——对货币哲学、资本哲学、财富哲学、市场经济形态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的研究，建立在以往的这些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因为没有货币、资本、财富，没有使货币、资本和财富相交织的市场经济形态，也就不可能有金融。同样，没有对它们的哲学分析，也就没有金融哲学。而对它们的哲学分析，则统统融入“金融哲学”之中。

然而“终点”也就意味着新的“起点”，金融在对过去进行“最后的清算”的同时，也在倍数化地积极运筹并能创造未来命运。这是因为“金融”在进行“最后的清算”之后，使货币、资本（实体资本）和财富（实体财富）进入新的形态——证券化形态，包括股票和各类作为所有权证书的票据、期货、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汇成了金融世界，生成了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的虚拟经济体系。而这种虚拟经济体系，通过金融杠杆——用小额资金撬动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自身的大额资本，引导着实体经济中的倍数化的资本扩张运动。于是，“世界的货币化”、“世界的资本化”上升到新的形式——世界的金融化之后，资本的流转速度与数量被倍数式地扩张了。金融化的虚拟世界又通过金融证券的超越时空界限的大规模高速运转，把世界各国，把整个人类世界都卷入金融旋涡之中，从而成为货币之上的货币、资本之上的资本，在虚拟经济的王国中支配着现实世界。由于金融化的虚拟性质，导致一切具有不可确定的波动性的事物（比如股票的价格指数、汇率的变动、一切商品的价格变动、对保险产品的风险的预期，甚至气候的变化，等等），都可以将其用波动变化的指数来标志，然后赋予这个指数以价格，由此将此事物羽化为可以在虚拟世界买卖的金融产品，因此它能够对世

界进行最彻底的、无孔不入的金融化，这就使金融成为既威力无穷的天使，又是无恶不作的恶魔，能动地支配着现实世界的未来的命运。

——生产社会财富的企业被金融化了，成为股票市场上的市值。而市值的上下波动牵动着万千股民心脏和脉搏的起伏，引导着他们毕生血汗钱的流入与流出，而金融大鳄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决定着企业所有权的归属，牵动着整个实体经济的起伏。金融的确是个天使，它能够使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创意和理念变成巨大的现实生产力，比尔·盖茨的微软、马云的阿里巴巴便是鲜活的例证，也能使一些老旧的企业恢复青春的活力，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许多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成为屹立于国际产业的巨擘，源于企业的金融化。然而，金融也是个恶魔，它通过一场股灾，使万千小股东毕生的血汗钱化为乌有……

——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被金融化了，成为投入金融系统中的各种证券。与它们一起投入虚拟王国中的，是人们鲜活的生命，生命在此进行“最后的结算”，结算的结果决定着人们的生和死、健康与疾病。金融的确是个天使，它能够使养老金与医疗保险金获得增值的机会，从而使老年人和大病患者能够安度最后的时光，使生命得到幸福的“最后结算”；然而，金融也是个恶魔，它会通过一场危机，使被卷入其中的万千生命被无情地“结算”……

——甚至，政治也可能被金融化了。今天的资本金融已经成为支配各国社会和政治的强大力量。当今的国际资本能够通过国际金融系统，转瞬之间把万亿财富或资产悄然转移，使某国民众数十年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从而导致国家政权的动荡。而掌握金融霸权的国家则由此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意志。金融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武器。

——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活动也被金融化了：支配着社会舆论的新闻传媒被金融资本收购，化为股票市场上的市值；据称最严格的自然科学研究也被金融化了，因为国际著名顶级期刊原来只是为了赚钱的商业机构，它依靠按照科学原则生产 SCI 指数（引用率指数）来谋取巨额利润，如此等等。

——最后，由世界的金融化所形成的虚拟经济体系自身，在支配现实世界的命运的同时，必然又被现实世界支配——因为现实的实体经济世界是金融力量的真正根基。资本的扩张意志在虚拟世界中通过资产证券化而疯狂掠夺人间财富，最后必将失去人间财富的支撑而趋于崩溃，于是 2008 年金融海啸接踵而至，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一片惊恐，实体经济由此一蹶不振，

至今仍然处于危机的阴影之中。

对中国来说，金融既是推进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所必需，必须通过金融系统的杠杆效应支持科技创新，扶贫济困，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整个经济系统健康运行，使社会的每一份资金都处于积极的运转状态，从而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没有强大的金融体系，根本不可能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然而另一方面，金融系统通过金融杠杆的倍数效应，而成为酿成金融风险乃至整个经济风险的温床。而在参加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国际金融大鳄对我国财富虎视眈眈，稍有疏忽，我国人民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便有可能被其席卷一空。国际金融系统成为悬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因此，对金融化世界的哲学反思，不仅是理论发展所必需，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正像金融本身是“最后的清算”一样，这部《金融化世界专辑》的出版，既是我们对先前经济哲学研究的“最后的清算”，也是新的轮回的开始。而这个新的轮回，恰逢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国进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中国金融的新时代，也将是中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新时代。

在这进入新时代之际，收入这本文集的各种观念与思想，是当代中国学者对金融哲学的探讨的结晶。它记载着当代中国学者对社会理性反思的心灵的记录，也是对未来经济哲学研究的新的轮回的展望。我们希望，这些密切结合当代实际的文章，能够加深我们对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的财富运行机制的理解，有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紧扣时代的脉搏与人类精神的根基的这些哲学反思，不像晨露般的灿烂而短暂，也不像流星般的稍纵即逝，而能够具有较为持久的文献价值，在学术的星空中持久地闪烁着它那并不耀眼的光芒。这是我们一切研究与探索的最终目标之所在。

是为序。

张雄 鲁品越

2018年3月24日于上海

目 录

21 世纪：金融化世界的到来

21 世纪金融化世界的哲学反思	张 雄 / 3
经济虚拟化及其精神现象	鲁品越 / 24
马克思资本批判辩证视域的当代启示	
——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哲学反思	任 平 / 36
资本积累和金融化：明斯基与垄断资本学派	李黎力 / 50
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	康 翟 / 65
资本与生存世界金融化	
——《21 世纪资本论》经济哲学解读	宁殿霞 / 77
资本形态演变中的金融逻辑	
——基于资本在生产与流通中的限制分析	任瑞敏 / 91
时空修复视域中资本金融化的背反属性	王 程 / 103
发达国家经济高度金融化的内涵及本质	何自力 马锦生 / 115
金融化与现代金融资本的积累	陈享光 / 129
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江 涌 / 147
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是如何发生的？	
——解释金融化转型机制的四种研究视角	马慎萧 / 164
略论当代金融资本	杨长江 / 178
金融资本的新发展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	刘元琪 / 204
基于资本循环框架的金融化与空间化	宋宪萍 梁俊尚 / 222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加速金融化和虚拟化	朱炳元 / 242

金融化世界的社会存在论追问

从金融风暴到经济泥潭

- 当代经济危机的新形态与新对策 鲁品越 / 251
- 对次贷危机深层原因的哲学反思 徐大建 / 260
- 财富、资本与金融危机
- 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哲学思考 孙承叔 / 266
- 虚拟财富及其存在论解读 马拥军 / 278
- 货币的金融化、符号化与幻象化
- 基于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哲学阐释 沈广明 / 294
- 考察世界经济的双重经济学视角
- 兼论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 沈 斐 / 305
- 反思“新蒙昧主义”金融范式
- 金融叙事属性背后的危机与不平等 申唯正 李成彬 / 315
- 经济金融化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 王生升 / 324
- 经济金融化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一个演化博弈框架 鲁春义 丁晓钦 / 327
- 金融化与利润率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孟 捷 李亚伟 唐毅南 / 346

金融化世界的中国境遇

- 金融监管的伦理本质与局限性 徐大建 / 369
- 过度金融化的风险与伦理防范措施 郝 云 / 377
- 金融共享：一个伦理学脚注 董必荣 张 雄 / 383
- 建构金融资本市场的“反脆弱性”机制 申唯正 / 393
- 中国实业投资率下降之谜：经济金融化视角 张成思 张步昙 / 404
- 非货币金融资产和经营收益率的 U 形关系
- 来自我国上市非金融公司的金融化证据 宋 军 陆 旻 / 427

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化的水平和趋势

- 一个结构的和比较的分析 赵 峰 田佳禾 / 450
- 经济金融化趋向及其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启示 银 锋 / 473
- 当代金融化的社会逻辑及其中国语境 欧阳彬 / 481
- “金融抑制”的法律镜像及其变革
- 中国金融市场现实问题的制度思考 黄 韬 / 490

21世纪：金融化世界的到来



21 世纪金融化世界的哲学反思

张 雄

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激发了我们一个时代直觉：在资本的驱动下，地球上的财富总量大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世界的贫富分化问题却已成难以逾越的鸿沟，如何解决令人一筹莫展。笔者认为，作者在书中对全球经济正义的价值判断有着激动人心的思考，但总体而言，此书是一部未加反思的 21 世纪资本论。资本的技术证明只能说明资本逻辑外部实存的部分内容，它通常从经验或给定的体验出发，通过计算的数据或图表所进行的抽象与推理，从定量的精确性来感觉资本脱域性的存在并预期未来。这种单向度的技术结论，只能是资本形式化运动的外在显现，不能完全阐明人类生命的真正本质，不能深刻揭示世界历史进化运动的深层动因。而精神向度的追问，则注重把资本由感性的杂多性状，转向精神的自觉反思领域，其方法论优势在于：它把资本各种实际发生的变化从感性的世界转移到精神的反思领域，“哲学只具有一项任务，那就是：跟随一个时代，用思想性的表述和所谓概念，甚至用一个‘体系’来传达这个时代的过去和当前。”^①正如马克思所启示的那样，哲学应当成为改造非理性现实的武器，成为行动哲学，从市民社会财产关系异化的本体论中寻找扬弃异化事实的历史哲学根据。

一 21 世纪：金融化世界的到来

20 世纪人类的历史，从前 50 年的世界性战争，走向后 50 年的全球理

^①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 778 页。

性化社会转型。^① 殊不知,一些对资本金融高度敏感的国家,^② 正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了智能化资本运作工具创新的全球战略:以投行金融为主导,以全球资本市场为基础,以流动性和金融合约为特征的全球化资本金融体系的打造与实施。毫无疑问,如此金融战略的拟定,起因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浮动汇率时代的到来,以及生产与金融的全球化发展趋势。21 世纪,可谓世界走向金融化的世纪,如美国学者詹姆斯·里卡兹所言:“全世界金融联系的规模和复杂性而呈指数增长。”“这更像一个充满金融威胁的新世界的开始。”^③ 通常而言,经济金融化是指全部经济活动总量中使用金融工具的比重已占主导地位,它是经济发展水平走向高端的显现。而金融化世界是指金融的范式及价值原则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它在政治生态圈、经济生态圈、文化生态圈以及社会生活生态圈里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在诸多方面受到金融活动者的控制,并产生实质性影响。毋庸置疑,金融化世界是人类智力发展的标志,其积极的正能量作用不可低估。但过高的社会成本,过度虚拟和无节制衍生带来的生存风险,利益冲突引起的结构性社会矛盾,短期投资行为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尤其是,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更是创巨痛深的。^④

世界在何种意义上已被深度“金融化”? 首先,资本金融已构成全球核心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尔特指出:“许多人力图提高国家的利益却可能会加入毁灭这个国家的行列。”^⑤ 被金融合约化的世界,

① 参阅张雄《历史转折论》第四章“20 世纪的意义:伟大的历史转折与社会转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② 有关“资本金融”、“资本金融时代”的学术认知可参阅刘纪鹏教授撰写的《资本金融学》著作。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资本金融是当今世界现代金融发展的新领域,它是从传统货币金融单一的间接融资,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的现代金融发展的方向。笔者以为,资本金融最关键的变革理念,主要来自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由 J. P. 摩根提出的现代投资银行创新理念:把证券公司的业务从简单的证券经纪上升到包括行业、企业整合的策划与融资全套服务。以摩根家族为代表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导演了世界经济史上第一场企业大并购,成就了美国经济强国和世界新霸主地位。本文对资本金融进行现象学分析,不是全面否定它的存在,而是从精神与实在的关系中探讨现代性无法规避的二律背反问题。

③ 詹姆斯·里卡兹:《谁将主导世界货币——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全球危机》,常世光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引言第 14 页。

④ 关于金融化概念的理解,还可以进一步参阅法国政治学家、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托尼·安德烈阿尼教授的论文《能否再次改革金融化的资本主义》,译文刊发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报告 2009》书中,人民出版社,2009,第 257 ~ 263 页。

⑤ 转自赫希曼《欲望与利益》,李新华、朱进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第 44 页。

严重地存在着高度的经济理性导致高度的政治非理性风险。国家主权往往受到具有创新光环的金融机构或衍生品的攻击，主权极易被资本金融控制，如希腊债务危机。具有 130 年历史的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为帮助希腊政府解除债务困境，利用衍生金融工具掩盖政府赤字的真实情况，通过货币掉期交易的作弊手段使希腊进入欧元区。但是，欺诈最终被揭示，被投行玩于股掌之中的希腊政府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至今不能自拔。世界的金融化深刻地体现在：世界被锁定在高风险投资中。资本金融的高流动性和无疆界性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壁垒，实现了全球化和自由化的任性。世界资本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对于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有着神奇的功效，但我们也更应当看到：当今的资本能够在瞬间以金融合约及其衍生工具的运作方式把千亿、万亿财富或资产悄悄转移，用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完成用军事手段都难以实现的国家战略目的。金融战争在诸多领域替代了传统的军事战争，政治家们深刻地体悟到：注重 21 世纪资本金融大格局的战略，远比考量军事大格局战略更紧迫。毋庸置疑，以资本金融为主的现代金融体系，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分工中占据极为重要的核心地位。资本金融与传统的货币金融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显示出它特有的强势和控制力：一是通过从传统的债权关系向股权关系的跨越，使生存世界的关系交往，变得更加灵活便捷、更值得利益期待。二是资金来源从个体到全社会的配置，更加强化了金融对社会的穿透力。三是融资模式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的变化，大大提升了资本的渗透性和流动性，使生存世界的发展意志更加强硬。因此，拥有智能化的现代资本金融体系乃是一个国家掌握自身命运主动权的关键。

其次，金融秉性的两大特征对生存价值观的侵蚀是深刻的、全方位的。一是追求逐利（套利）的秉性，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货币、资本和财富的“权利可转让性”过于痴迷。在国际市场上，金融“可转让性”所显示的热情和意志十分高涨，外汇市场每日交易量就已超过全年的世界贸易总值。^①二是追求“证券化”、“高杠杆率”的价值偏好，使得日益倍增的全球投行或金融机构倾力推进衍生品的创新，客观导致生存世界从物质资源到知识产权，从公民财产到国家主权，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都程度不同地被锁定在金融契约中、高杠杆率金融衍生品的巨大泡沫中。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

① 参阅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威廉·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李陈华、许敏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 171 页。